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印刷

句圈明紀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元  
(外埠酌加運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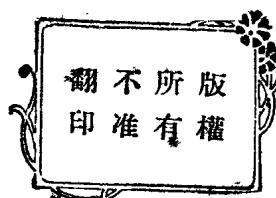
出 版 者 國 學 整 理 社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上 漢 大 連 海 路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省 世 界 書 局



史分紀傳編年二體而紀傳為正史晉書以海或取敕或表上或詔取旨官書  
編年之名亦有二曰鎔曰紀鎔如溫云資治通鑑李善長編亦皆官書繼之  
去此除王薛法家頗不考據迨國朝康熙乾隆中御批通鑑綱目御批通鑑輯  
覽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先後續行怪欽定明鑑朱出而鑑之為官書之號至  
亡史皆故一時學者於辛氏續通鑑既至纂錄竹汀卷之注溫號之舊編僅存  
系什序意固有之而稱次序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為何鑑之良是平謂士  
末紀傳編年書只有李人自序而所援心馬班沈李紀傳之例而不著知其  
考述固也玉紀則創自荀氏亦更詔為之袁氏以下有年紀大紀大事紀小紀之  
類多形家筆述尤通鑑之比矣元和陳工部穆言先生二字宗宋儒以躬行實踐  
為師貞而至邑官者部不妄印結貴同時辰南雅通鑑亦以理學名嘗以程伊  
顯其高先生曰有志若之邪無志為之邪通政廳稿立撤之築桂門初續東  
六帙中多至鄉農俗閭也之什村參見輯部志以其言必能傳信極錄頗多而  
先生一直精力所注則在所紀一書原本正史而參以王氏家此說鄙堅史間  
有案接必多證叢實而後集之凡形異證互之說置不錄於三百年禮樂刑政治  
務成效忠邪是非之故略如移如不愧良歟故苟紀在班汝執此班書才肖哉

換移易素紀玄范前綴會謝承張珪等考自出暨裁是書體例一以苟紀而苟紀李詔袁紀自撰以又與素紀同也其人嘗云苟氏許多純正袁氏許多放縱先生書疏不加註引而決擇古取之間一師純正不於放縱人二一術立於此乃次宋韓厥正嘗續溫公釋文錄於去詔厥正非諤士故持論不及溫公是史才有所出於三長之列考觀於先生書益信書凡六十卷先生手輯至五十有二卷而卒文孫中書竟家續成考以墨縗繼一系先生之式恭致御批通鑑輯覽分注福王年譜而序桂二王列別稿考後顯示區別此楊氏法紫三此注紀事在東晉列考不因今於福王平生於唐桂伯一格正合輯覽中書房入性史式筆竟些序中之雜記怪異造書付以函湧上族人於櫟其半怪異甚謀於中書故人吳平齊觀察以若干金賙之書如完全序蘇州志局補刻通鑑續通鑑既跋觀察以其向之於前梓年垂順丁巳日矣刻是書即兩隣紀序所注網錄之六數千字間侵旁於括正素庚辰掌刻一書一年之以考其推檢愈詳甫稱停亦從惠之遂開陸踰年竟令推軍南發強公詔先生於櫟為鄉先君宜有之序櫟多不敢援鉛竟以另稿而但志刊刻如未不于撰述之旨則猶是參互之意云

同治十年夏六月吳縣江某序

## 明紀序

克家先大父工部公嘗本欽定明史稿及諸家記載撰次明一代之事爲明紀未及成而卒紀用編年體起元至正十一年絕筆於莊烈帝崇禎元年自是至三王事皆未具又嘗欲掇其大端著論以見意亦未暇以爲顧其略時見於橐本克家懼遺緒之途混續而爲之其爲論多采前人名言不足則附以己意斬與著書之指不悖書既成復謹案兼采諸書著其所以去取作攷異若干卷乃推本先大父之意而言曰於戲自古有國家者曷嘗不監於勝國哉周書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而司馬遷論秦六國事亦引荀況法後王之言夫況所稱後王固當謂近世致治之主非暴秦比然秦暴而顛亦王者之炯鑒况明之傳祚越三百年其政治風俗皆有可觀者歟且夫加禮前代書法必公聖朝之事也撰述往事以昭法戒儒生之責也我朝代明在明社既覆之後於事無所嫌諱又於惠帝莊烈帝皆爲追謚而旌其殉國諸臣是非褒貶洵可服當時而垂萬世矣而承學之士纏綴舊聞間有論著非冗則疎求其無野史猥雜之譏得古人攷鏡之意勒成一書仰資盛治蓋皆未之逮也惟我先大父殫數十年之力以有是編克家兢兢繕完弗敢失墜今書幸成庶幾上備聖天子乙夜之觀覽於國家斟酌古今之制有裨萬一顧身未得備員於朝無所因而獻之用敢述其志事之始末謹書之以俟克家記

明紀目錄

卷第一

太祖紀一

一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

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

龍鳳元年卷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

卯即龍鳳九年也

太祖紀一

一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

正月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卷第二

太祖紀一

一起元至正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卷第三

太祖紀三

一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卷第四

太祖紀四

一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五

太祖紀五

一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卷第六

太祖紀六

一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卷第七

太祖紀七

一起洪武二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八

成祖紀一

一起永樂元年己卯凡六年

卷第九

成祖紀一

一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成化六年戊子凡六年

八七

卷第十

成祖紀二

一起永樂七年己丑訖永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九六

卷第十一

仁宗紀一

一起熙建元乙巳正月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卷第十二

宣宗紀一

一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卷第十三

英宗紀一

一起正統元年丙辰凡八年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一〇八

卷第十四

英宗紀二

一起正統九年甲子訖正統十四年己巳失位凡六年

一一〇

卷第十五

景帝紀一

一起景泰元年庚午訖景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一一一

卷第十六

景帝紀二

一起景泰四年癸酉訖景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一一二

卷第十七

英宗後紀一

一起天順八年甲申凡八年順八年癸卯凡七年

一一三

卷第十八

憲宗紀一

一起成化元年乙酉訖成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一一四

卷第十九

憲宗紀二

一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一一五

一八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卷第二十.....一九一

憲宗紀二(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訖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卷第二十一.....一一〇二

孝宗紀一(起弘治元年戊申訖弘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二.....一一一三

孝宗紀二(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卷第二十三.....一一二一

孝宗紀三(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四.....一一三一

武宗紀一(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五.....一一四二

武宗紀二(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卷第二十六.....一一五三

武宗紀三(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卷第二十七.....一一六二

武宗紀四(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八.....一一七七

世宗紀一(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卷第二十九.....一一九一

世宗紀二(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卷第三十.....一一〇三

世宗紀二(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卷第三十一.....一二一七

世宗紀四(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卷第三十三.....一二三九

世宗紀六(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卷第三十四.....一二四九

世宗紀七(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庚戌凡五年)

卷第三十五.....一二五九

世宗紀八(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卷第三十六.....一二六八

世宗紀九(起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五年)

卷第三十七.....一二七八

穆宗紀一(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卷第三十八.....一二八七

穆宗紀二(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六年壬申凡五年)

神宗紀一(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卷第四十.....四五〇五

卷第四十一 四一二

神宗紀二  
（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卷第四十二 四一四

神宗紀四  
（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卷第四十三 四二五

神宗紀五  
（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卷第四十四 四四八

神宗紀六  
（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卷第四十五 四六〇

神宗紀七  
（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卷第四十六 四七一

神宗紀八  
（起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訖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卷第四十七 四七八

神宗紀九  
（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訖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卷第四十八 四八六

神宗紀十  
（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凡六年）

卷第四十九 四九四

光宗紀一  
（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卷第五十 四九七

熹宗紀一  
（起天啓元年辛酉訖天啓三年癸亥凡三年）

卷第五十一 五一二

熹宗紀一  
（起天啓四年甲子訖天啓七年丁卯凡四年）

卷第五十二 五二二五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卷第五十三 五三二八

莊烈紀二  
（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卷第五十四 五五二一

莊烈紀三  
（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卷第五十五 五六五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辰凡三年）

卷第五十六 五八一

莊烈紀五  
（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卷第五十七 五九〇

莊烈紀六  
（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卷第五十八 六〇三

福王始末

桂王始末



太祖端遇之知其爲里中長者。畱掌書記從容閱曰。四方戰鬪。何時定乎。對曰。秦漢高超相衣。豈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網既密。天下士崩而解。公據產距。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大業可成也。太祖皆喜之。陸仲亨取大柳樹諸寨。鄭遇霖取鐵佛岡。三以河諸寨。趙德勝取全椒。後何諸寨。徐達等破元兵於滁州關。將至滁州。太祖帥數騎前行。花雲從。猝遇敵兵數千。雲舉鉞翼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陳而進。敵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至。遂克滁州。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太祖知其名。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趙均用專狠益甚。挾郭子興攻盱眙。常州。必欲殺之。太祖已取滁。遣人詔均用曰。大王窮泊暮。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趙均用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趙均用之。太祖已取滁。遣人詔均用曰。大王窮泊時。郭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由是得免。帥所部反聽細人言圖之。自翦羽翼。失蒙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繁。殺之得無失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心憚之。太祖時。郭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萬人就太祖於滁。子興至滁。欲自王。太祖曰。然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一日夕安者。子興乃已。子興中讒言。稍奪太祖兵柄。太祖事子興愈謹。將士有所感。孝慈皇后輒以遺子興。妻子。子興又欲奪李金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冬十月。元脫脫。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太祖曰。六合破。勝且不免。與取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力戰。度不敵。引發。元兵墮大至。太祖設伏闊側。合再成。誘敵。敗之。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

備他盜耳。奈何舍丘陵而與良民。元兵引主爲文。禱於上帝曰。今天下紛紜。生民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儻元祚未終。則羣桀歸撫文忠爲子。令從己姓。脫脫。數敗十  
誠。圍高郵。殲其外城。且下。會元帝信義。  
言。解脫脫。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閒奮擊。元兵潰走。江淮亂益熾。  
十五年春正月。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兵不敢犯。常言於太祖曰。得二  
城而使人肝膽塗地。何以成大事。會子興  
命太祖統諸將鎮守其地。太祖知諸將皆  
等夷。莫肯爲下。乃祕子興檄。期旦日會廳  
事。時席尚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  
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瞠目。不能  
發一語。始稍稍屈。議分工覽城。期三日。太  
祖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日  
奉命總諸公兵。今覽城皆後期。如軍法。何  
諸將惶恐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  
民大悅。元兵屯新塘。高望。雞籠山。絕和  
州。鎮道。太祖率衆破之。元兵知太祖出。襲  
和州。李垂長設伏敗之。元兵皆走渡江。  
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  
言之太祖。復爲太祖布款誠。使皆得自安。  
有以事力相齧齧者。委曲爲調護。湯和。長  
太祖三歲。獨奉約束。惟謹。二月。劉福通  
物色韓林兒。得諸陽山夾河。迎至亳。僭稱  
皇帝。國號宋。建元龍鳳治宮闈。以林兒。母  
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臧文郁爲丞相。福

通及遼文素、平章政事。劉大知樞密院事。  
進道，竊用事福通疾之。命甲士搗殺邊備。  
自爲丞相，加太保。事權一歸福通。孫德  
崖餽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聞，怒甚。夜  
至和德崖，引去。前營已發。德崖匿視後營。  
而其軍與子興軍鬪，多死者。子興憾德崖甚。  
鎖其頸，與之飲酒。聞太祖亦爲德崖軍所  
執，大驚，立遣徐壁往代。太祖縱德崖還。德  
崖軍釋太祖，壁亦獲免。子興憾德崖甚。將  
甘心焉。以太祖故，彊釋之。邑民不樂。三月，  
發病卒。歸葬滁州。韓林兒、楊郭天敍、魏  
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天祐、  
子興、子也。嘗偶春來歸。遇春懷遠人貌  
奇偉，勇力絕人。猿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  
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風田  
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  
寤。而太祖適至，即迎拜。無何，自請爲前鋒。  
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畱？」  
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太  
祖謀渡江，無舟楫。初，巢人俞廷玉及其子  
通海，通源通淵，處永安，及其弟永忠，結寨  
巢湖，有水軍千艘，數爲廬州左君弼所窘。  
夏五月，遣通海、閑道歸太祖。太祖大喜，親  
往拔其軍。元中丞蠻子海牙、撫銅城關馬  
場河諸隘，額河惟一港可通，亦久涸，水軍  
不得出。會天大雨，水深丈餘。太祖曰：「天  
助我也。」引舟出江。至和州，築壘於裕  
溪口。元兵駕樓船，不利逆流。太祖將皆  
長於水戰。操舟若飛，再馳擊之，水軍始定。  
計渡江。詔將請直趨巢湖，則敵必敗，集慶  
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關，守此固守，則前路  
大江，彼難禡備。可以

口。屬永安，舉帆請所向。命直趨牛渚。西北

風方驟。頃刻達岸。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三

丈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

春。應聲奮戈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

呼跳蕩。元軍披靡。拔之。采石兵亦潰。緣江

諸壘悉附。諸將以和州餉。爭取資糧。謀歸。

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

非我有也。乃悉斷舟纜。故急流中。謂諸將

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

平。李善長預書榜。禁士卒剽掠。城下即揭

之。通衢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執元

萬戶納哈出。總管斯義。赴水死。太祖曰。義

士也。禮葬之。改太平路曰太平府。置太平

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府事。以李善長爲都

事。汪廣斧爲令史。召陶安參幕府事。潘庭

堅爲帥府教授。又命爲國用典親兵。李習

爲太平知府。是役也。達與遇春皆爲軍鋒

冠。時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魯灰、中

丞蠻子海牙、等嚴師截姑。執口民兵元帥。

陳埜先。水軍帥康茂才。以數萬衆攻城。太

祖遣徐達等逆戰。別將潛出其後。夾擊之。

陽和、疏矢中左股。拔矢復鬪。與諸將破禽

埜先。并降其衆。阿魯灰等引去。俞通海

等徇下諸屬縣。攻蕪湖鄉。遇霖戰死。弟遇

春領其衆。徐達取溧陽。常遇春守之。達

又取溧水。秋九月。郭天敍、張天祐等攻

集慶路。陳埜先叛。二人皆戰死。埜先尋爲

民兵所殺。從子兆先收其衆。屯方山。康茂才移戍采石。與海牙、擒角。以窺太平。十二月。壬子朔。釋納哈出。北歸。元帥大兒走安豐。淮東錢張士誠。遣弟子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十六年春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潤據之。二月。張士德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路爲隆平府。士誠自高郵來居之。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蠻子海牙。以舟師據采石。道中梗。丙子。太祖自將攻之。選騎勇王銘等爲奇兵。常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方合。銘率敢死士大謙突之。偶春操輕舸。衝海牙軍。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路復通。三月癸未。進兵方山。禽陳兆先。降其衆二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騎健者五百人。爲親軍。宿衛帳中。悉屏舊人。漏留馮國用。侍榻側。太祖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庚寅。攻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元兵於蔣山。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舉城固守。城破。猶督兵巷戰。或勸之遁。叱罵。尼達思等。皆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廢擾。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人安堵如故。賈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並置上元。江寧二縣。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丁酉。徐達帥諸軍東攻鎮江。顧成與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是役也。太祖虜諸將不戢。下陽怒。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

是歲太祖稱龍鳳元年。

蕭城中晏然。以鎮江爲江淮府。休英守之。英。太祖義子也。號周舍。時太祖多蓄義子。

周舍道舍。馬兒。柴舍。異童。金剛。奴也。先買

驥。發兒。保兒之屬。至二十餘人。道舍。何文

輝也。馬兒。徐司馬也。柴舍。朱文剛也。保兒。

之。太祖命朱文正。李文忠。奉金綺。造廬聘焉。從龍。與妻俱來。太祖自迎之龍江。時太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已卽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

而射之。遂死於兵。參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廢擾。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人安堵如故。賈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並置上元。江寧二縣。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丁酉。徐達帥諸軍東攻鎮江。顧成與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是役也。太祖虜諸將不戢。下陽怒。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

不報。秋七月。己卯。朔。太祖爲吳國公。置

元守將嚴兵。城下高以數騎挑戰。不動。

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

誘。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爲盜。從國珍者益

空名宣敕。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

陳遇。太祖發書以伊。呂。諸葛爲喻。既至留

參密議。日見親信。元復以海道萬戶招

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箇。問答

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從龍。薦故溫州教授

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以至審長宋  
頤爲參議李夢庚蔡景祥等數十人皆爲  
省僚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善長時  
又置行樞密院亦太祖自領之朱文正同  
僉院事又置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右前後  
中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省都鎮撫司理  
問所提刑按察司兵馬指揮司營田司  
辛巳張士誠遣舟師攻鎮江徐達敗之於  
龍潭太祖遣達及楊和攻常州士誠兵於  
援護以敵狡而銳未易力取乃離城設二  
伏以待別遣將王均用爲奇兵而督軍  
戰敵退走遇伏大敗之獲其張楊二將  
初郭天欽戰死韓林兒以其弟天爵爲中  
書右丞已而太祖爲平章政事天爵失職  
怨望久之謀不利於太祖誅死子興後遂  
絕有一女事太祖後爲惠妃生蜀谷代三  
王九月戊寅太祖如江淮府謁孔子廟  
遣儒士告諭父老勸農桑尋還應天庚  
辰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破武關冬十月黃  
張士誠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  
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太祖答書責其歸  
楊憲歲輸粟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  
進圍常州不下十二月改江淮府爲鎮江  
府十七年春二月取炳文自廣興進攻長興  
敗士誠將趙打虎攢戰船三百餘艘禽其  
守將李福安等戊申克長興長興據太湖  
口與宣歙接壤爲江浙門戶太祖得其地  
大喜三月乙亥朔改爲長安州立永興翼  
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費聚爲副  
守之僕祥卿者多智數避亂來歸炳文引  
入幕府盡守禦計甚悉壬午徐達克常  
州

州丁亥以爲長春府己丑復曰常州府武進縣曰永定晉陵縣曰京曉華省京蘇州山東郡邑多下時元將別不華屯寧國六安人朱亮祖者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曉得之喜其勇悍賜金幣仍舊官居數月遁去復歸於元繼與我兵戰爲所獲者六千餘人遂入寧國太祖方取集慶未暇討也既克常州遣徐達等圍之亮祖突圍戰常遇春被創而還諸將莫敢前夏四月丁卯太祖自將攻拔之別不華降繼亮祖以見太祖曰爾將何如對曰生則繼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元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寧國之役花雲自常州赴之兵陷山澤中八日羣盜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駐太平五月上元寧國句容獻瑞麥張士誠遣左丞潘原明錢長安州敗走六月趙繼祖等徇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吳良攻奪之遂克江陰命良爲指揮使守之時士誠據全吳兵食足江陰當其要衝枕大江扼南北襟喉士誠數以金帛啗將士竊發太祖諭良曰江陰我東南屏蔽汝約束土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備禦修飭以敗敵功進樞密院判官愈通海以舟師略太湖王銘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降士誠守將於馬蹟山艦舟胥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曰不

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不如擊之。乃身先疾鬪，矢舉如用中，右目不能顧，命懸下土，被已甲督戰，敵以爲韁晦也。不敢僵撫，懈去由是韁晦，一日逾眇，銅雀逼，率衆攻介梁，分遣關先生、破頭羅、魏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趙晉冀、白不信、大刀魏、李喜喜、趙彌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元，鎮守黃河，綏兵元帥、田豐叛，附於韁晦。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取常熟。張士德迎戰，爲德勝所奪。士德小字九六，善戰，有謀，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禽，士誠大沮。初，士誠失長興、常州、江陰，兵不得四出，勢漸蹙，士德用江陰王逢計，欲降於元，以拒太祖，至是使人間道貽士誠書言之。士誠遂決計，請降元。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彌爲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其將吏有金、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竟不食死。初，莫天祐聚衆保無錫州，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湖、大海、克微州，元萬戶吳訥戰敗自殺。守將八思爾不花遁，改徽州路曰興安府。鄧愈守之。苗帥楊完者以十萬衆來攻，愈激厲將士，與大海合擊，破走之。鄧愈薦徐寧、朱升召，間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八月癸丑，劉福通陷大名衛河路。康茂才取江陰馬駁沙，敗士誠，獲其樓船。九月，發源州元帥汪同來降。倪文俊入蜀。冬十月，常僕春自銅陵攻池州，吳

積、慶永安。以舟師毀其北門。入城，敵懼，百

餘至。復大敗之。執徐壽輝、守將。

初，張明鑑聚衆淮南，以青布爲號，稱青軍。又以善

長槍稱長槍軍。由舍山轉掠揚州。元鎮南

王李羅魯化招降之。以爲義兵元帥。踰年

食盡謀撫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

揚州。屠居民以食。繆大亨言於太祖曰：「賊

饑困。若掠食四出，則難制矣。且驍勳可用。無爲他人得。太祖命大亨急攻。義兵千戶、

武德謂明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東馳西

撲。事勢可知。不如早擇所依。明鑑然之。遂

降。得衆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

子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爲同僉院事。總制揚州、鎮江。改揚州爲淮海府。大亨有治略，寬厚不擾。

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悅。未幾卒。

十二月己丑，釋囚。徐壽輝、將明玉珍、帥

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將還時，元右丞

完者都、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

欲殺之。并其軍。漢知之。走出峽。遇玉珍。爲

言重慶無重兵。完者都與右丞哈麻禿不

相能。若回船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

決。部將戴壽曰：「機不可失。可分船爲二半

貯糧歸河陽。半因漢兵攻重慶。不濟則掠

財物還玉珍。從其策。襲重慶。走完者都。執

哈麻禿。以獻壽輝。壽輝授玉珍蜀行省右

丞。李文忠年十九。以舍人將親軍從援

他州。破天完軍。騎勇冠諸將。別攻青陽、石

埭、太平、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灰。於

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潛昌化進攻淳安。指揮參領元帥府事。十八年春正月。陳友

諒陷安慶路。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闢死之。

庚戌，王弼取婺源州。斬元守將鐵木兒

不華。二月己巳，朔毛貴據長蘆鎮。尋陷

濟南。益引兵而北。殺宣慰使董搏霄。於南

皮陷薊州。犯鄒州。略柳林。以逼大都。元帝

徵四方兵八衛。諭欲遷都以避其鋒。大臣

諫乃止。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乙亥。以

康茂才爲營田使。初。石牌民朱定敗鹽

無賴。與富民趙氏有隙。遂告變。械趙氏。授

紅陰判官。尋復爲盜。元遣兵捕之。定乃導

張士誠陷平江。士誠以定爲參政。而遣元

帥樊瑞戍石牌及太祖取江陰。瑞猶據石

牌。導舟師往來其間。太祖命廖永安等擊

之。桑世傑戰死。瑞亦降。張氏窺江路絕。

三月己酉。錄囚。鄧愈、李文忠會胡大海、

之師自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遂安。破長

槍帥余子貞。逐北至淳安。又破其援兵。內

辰克建德。以爲建安府。尋曰建德府。文忠

守之。楊完者以苗猿數萬水陸奄至。文忠

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

軍見之。亦遁。初。巢湖諸將來歸。獨趙普

勝逃去。歸於陳友諒。夏四月。陷池州。遣別

將守。而自據涇陽水寨。友諒尋據龍興路。

庚午。楊完者再攻徽州。遣熊天瑞守贛州。

胡大海擊敗之。轉攻建德軍。烏龍嶺武

德請於李文忠曰：「此可襲而取也。」文忠問

故。對曰：「乘高視之。其部曲徙舉不安。而聲

囂。文忠曰：「善。即與鄧愈、襲完者。覆其營。兵護之。民大悅。」

張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

兵土地如故。達識帖睦邏在杭州。與楊完

者。有隙。陰召士誠兵。士誠遣史文炳、襲發

完者。遂有杭州。陳友諒將都克明等陷

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西逼太湖口。」士

誠、鑾道所由斷其鑾道。破之必矣。達乃遣

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改

大海。克蘭溪州。徐達、邵榮攻宣興。久不

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西逼太湖口。」士

誠、鑾道所由斷其鑾道。破之必矣。達乃遣

戰於黃土大捷。走克明。冬十月壬申。胡

大海、克蘭溪州。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

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西逼太湖口。」士

改州爲寧越府以王宗顯爲知府潘庭臣同知府事王興宗金華知縣興宗故號金華人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宗故號金華人也豈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始宗事我無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始

胡翰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又辟范祖幹葉儀祖幹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太祖深禮貌之祖幹及儀皆求歸許之旌祖幹孝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戊子遣主簿蔡元剛招諭方國珍命石抹厚孫爲書招宣孫宜孫不舉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夫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庚申胡大海攻克諸暨張士誠守將齊遁萬戶尤勝既降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四千餘人改諸暨爲諸全州樂平人許瑗進謁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攬英雄不可太祖喜置幕中參軍事命尋越知府王宗顯立郡學宗顯故編者博涉經史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樂鳳知諸全州事諸州人楊恒爲州學師恒固讓不起鳳乃令州中子弟卽家間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胡大海移兵攻紹興據國用卒於軍太祖哭之慟命其弟勝襲兄職典親軍大海再破士誠兵時

卷之三

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

方國珍謂於其下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衆以爲然。

於是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

張士誠大舉兵寇江陰。麟龍敵之，其將蘇同僉駐君山。指畫進兵，吳良遣其弟禎出北門與戰。而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

出南門合擊大敗之。俘斬甚衆，敵宵遁。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東門。使川將出、七門。

夏門信另將出小北門間道襲其後夾擊大破之丁巳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遣其子闢爲質太祖卻其質

厚賜而遣之。毛貴之破濟南也，立賓興院選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

鄭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輓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十取其二故得據山東者三年至是爲趙自用所殺

夏四月。愈逼海。攻樅陽水寨。大破之。趙曾勝、陸走。盡獲其舟。遂復廩州。

復攻建德李文忠破之大狼灘乘勝充分水立樞密分院於寧越府常遇春守之

朱元璋、吳良守江陰湯和  
守常州皆數破張士誠兵。太祖以故久留  
寧越徇浙東。六月壬戌朔還臨天以寧越

重地，召胡大海使協守。張士誠將呂珍、  
龐諸全、胡大海、葛之珍、堰水、蘆城、大海、奪

**堦**反。瀟珍營珍勢蹙於馬上，折矢誓請各解兵。許之。郎中王愷曰：「珍、猾賊，不可信。不

如因擊之大悔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壞而擊之。不武。師遂還。人服其威信。元察罕帖木兒數破賊。盡復關隴。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屯杏花營。諸軍環城而壘。韓林兒、兵出戰。輒敗。舉城守百餘日。食將盡。劉福通計無所出。秋八月。挾林兒從百騎開東門遁還安豐。後宮官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貨盡沒於察罕。徐達進攻安慶。與張德勝自無為陸行。夜掩浮山寨。走曾勝。將胡總管追賊之青山。逐北至簷山。陳友諒將郭泰逆戰沙河。德勝破斬之。九月。克潛山。達還鎮池州。常遇春移兵圍衡州。以奇兵突入南門。甃城。毀其戰具。急攻之。遂下。元總管鴈浩赴水死。改衡州路爲贛游府。命王愷總制軍民事。愷增城築壕。置游擊軍。每丁壯得萬餘人。遇春部將擾民。愷械而撻之。市通春讓。愷曰。民者國之本。撻一部將而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乃謝。時疫相仍。糧倉粟修惠濟局。全活無算。學校興。與孔子廟廟之在衢者並新之。設博士弟子員。士翕然悅服。開化馬宣。紅山楊明。並爲亂。先後討禽之。未幾遇春從徐達守池州。趙普勝守安慶。數引兵爭池州。太平太祖患之。囑普勝客使。使潛入友諒軍間。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訴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銳之。疑其貳於已。以會師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以燒羊迎於雁汊。甫登舟。友諒卽殺普勝。并其軍。張士誠兵奄至常州。吳復敗之。忠節門。吳良。遣兵從閑道。藏其援兵於無錫。士誠奪氣。元帝遣使徵糧於張士誠。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

於大都歲以爲常。冬十月遣博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括密分院僉事國珍名獻三郎。

夏五月，陳友諒以輕兵襲池州，徐達與常遇春設伏大破之。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禽三千人。遇春曰：「七月初七也。」沒入爲色禽。

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借後舉者，或成或敗。

實驗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老疾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俞廷玉卒於安慶。

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阨其人過半太祖不憚悉縕遺餘衆於是始命撻

勝敗屬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乃定計  
馳諭胡大海攻信州以牽其後而令康茂  
才以書給友諒令速來李善長以爲疑太

軍中耿再成侵處州石抹宜孫分遣元帥葉琛胡深參謀林彬祖鎮撫陳仲眞拒戰會胡大海兵至與再成合與琛之進抵城下十一月壬寅宣與再成敗之進抵建寧處州兵下采以唐良燮元公易定

盡護諸將友諒挾徐壽輝東下攻太平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花雲王鼎結陳友諒迎戰文遜戰死文遜亦太祖義子史不廩其小字友諒遂攻城城堅三日不得入友諒乃引兵還

祖曰：二總合。吾首尾受敵。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瞻落矣。友諒聞茂才，爲內應。果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於是常遇春以五翼軍伏

昌、四縣降。太祖素知傑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部曲從征。大海遂定。處州七邑再成，守之。改處州路爲安南府。尋爲處州府。陳友諒之據龍興也。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既而友諒居江州。

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  
賊非吾主敵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牆  
叢射殺之雲至死罵益厲瑗鼎亦抗罵死  
方戰之急也雲妻鄧氏祭家廟挈三歲兒

石如山徐達屯南門外楊璟屯大勝屯張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趙德勝守虎口城太祖親督軍盧龍山孝慈皇后盡發宮中金帛犒士友諒至江東橋見橋愕然呼茂才不應鄉為所給乙丑戰於龍灣諸將欲急擊之太祖曰天且用趣食乘用擊之

壽輝逃自饑陽來從之。友諒伏兵郭外，率都、奉壽、輝以居。自稱儀王。置王府官屬。李善長等薦劉基、宋濂、葉琛、章溢。命處州總制孫炎招之。

位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鄧氏赴水死侍兒孫氏壅之抱兒行被掠至紅州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已復竊兒走遇潰軍奪舟浮水渡江踰年乃達

須臾果大用士卒競奮用止合戰趙德勝力戰殺傷相當伏兵起馮勝華雲龍躍馬大呼擣其中堅虜永安張德勝麾諸將奮擊反諒軍披靡遇春達茂才等夾攻大破之友諒乘輕舸走張德勝追敗之慈湖從

二十年春正月改寧越府曰金華府。二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降。

太祖所友諒既克太平志益驕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戒壯士挾鐵搘

其舟。渝通海禽。其七帥。逐北至采石。大戰。  
張德勝。歿於陳王銘。突敵陳敵。鑽築刺銘。

蓋基不崩，鶴殮炎微再往。基還，炎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上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與宋濂等俱赴召。三月戊子朔至應天。太祖迎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基陳時務十人策，太祖大喜，寵禮甚至。太祖問陶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謙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珠太祖多其能讓。」

擊碎其首壽攢死友諒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鄆晉勝以下皆仍故官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諭先復太平以率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請自將迎擊之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順流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或又議奔據鍾山或請遂降之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

傷頰銘三出三入殺傷過當馮勝合諸軍蹙之友諒復大敗遂棄太平走江州遇春等進復太平乘勝取安慶大海亦引兵克信州以爲廣信府時信方絕糧或勸大海還師大海曰北聞楚襟喉也可棄之乎築城浚隍留守不去先是軍糧少所得郡縣皆徵糧於民民甚以爲苦大海言於太祖已之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六月更築太平城石抹宣孫自建寧收集土卒欲復處州王予攻慶元爲取

再成所敗還走牛道遇鄉兵被殺部將李彥文韓本龍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復其慶州生同時徐壽輝將歐普祥守東州黃德誠之曰公與友諒比肩奈何下之友諒驕恣非江東敵也保境候東師當不失富貴秋九月普祥以袁州降友諒遣其弟友仁攻之彬與普祥敗其衆獲友仁友諒懼約分界不相犯乃釋友仁時江楚諸郡皆爲陳氏有袁掘其要害譚岳贛兵不傳出友諒勢大蹙太祖兵臨之遂棄江州彬力也壽輝浮梁守將于光亦來降明玉珍聞友諒弑壽輝自立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願焯死如此命以兵塞瞿塘絕不與通立壽輝廟於城南隔歲時致祀方國珍行歲歲爲元憎張士誠栗元累進國珍行省左丞相衛國公國珍受之如故太祖察其表情冬十二月復遣王煜以書諭曰吾始以汝豪傑譖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覬我虛實則遺侍子欲卻我官爵醫則稱老病夫智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成福汝審圖之國珍得書不省以葉璣章溢爲營田司僉事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中書省設御座遙拜韓林兒劉基曰牧賢耳奉之何爲因見太祖陳天命所在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怒召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李善長請燒兩淮鹽立茶法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以資國用二月甲申立鹽茶課設官令商入服鹽二十取一又令於產茶地買茶

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淮天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敎士卒以郭晉祥宋思顏爲參軍趙均用之據徐州出以薛顯爲元帥守泗州均用死顯以泗州來降。太祖復以書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陳襄公孫述故轍可墮大軍一出不可虛詞解也。國珍詐窮戊寅遣使來陽爲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戲太祖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寶玩非所好也。夏四月改寧國府爲宣城府。元完者都自果州會平章明革方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胡玉珍聳明二攻之半年不下。玉珍乃親帥衆圍之。遣二以輕兵襲陷成都五月日宣城府。元完者都自果州會平章明革方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胡玉珍聳明二攻之半年不下。玉珍乃親帥衆圍之。遣二以輕兵襲陷成都。五月嘉定陷。執資及完者都。明革方歸重慶館諸治平寺欲使爲已用三人者孰不可。乃斬於市。妻子皆死。蜀人謂之三忠。於是諸郡相次附於玉珍。聳明二尋復姓名曰曰。秋七月甲子范常爲太平知府。識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於兵當令事敢言。宋思顏亦隨事納忠。太祖嘗視事得所常以簡易爲治興學卽民官廩有載數千石請給民乏糧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親愛之。郭景祥性諒直遇子孫顧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句容虎爲害旣捕獲宜除之。今

友諒將張定邊陷安慶。守將趙仲中棄城走還龍江。法當誅。常遇春請原之。太祖不許。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仲中。而以其弟庸爲行樞密院僉事。時胡德濟守廣信府。友諒將李明道來寇。德濟與力戰。大敗。自金華來援。夾擊之。禽明道。及其宣慰使王儀。二元察罕帖木兒既取汴梁。遣參子擴廓帖木兒討東平。發降田豐。王士誠乘勝定山東。軍聲大振。八月。太祖遣使補好。太祖自將。舟師征陳友諒。至安慶。敵固守。唐勝宗爲陸兵疑之。廖永忠、張志雄出不意。破其水寨。仇成以陸兵乘之。戊戌。攻克安慶。以爲寧江府。仇成爲橫海指揮。圍知其地。趙德勝乘風泝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小孤山守將丁曾郎。傅友德。卻降。壬寅。太祖次湖口。追敗州。以爲九江府。友諒奔武昌。徐達追之。友諒出戰。艦沉陽逕營。漢陽沌口。以遁之。分徇南康、建昌。饒、贛、黃、廣濟。友諒守將吳宏、王傳等皆下。改南康爲西寧府。饒州曰鄱陽府。又改池州曰九華府。尋與饒州皆復故名。以陶安知黃州。鄧愈守饒州。傅達建昌。初。羅復仁爲陳友諒編修。知其無成。遁去。太祖取九江。復仁來謁。置左右。張士誠遣司徒李伯昇帥水陸兵十萬。攻長安州。城中兵僅七千人。副元帥劉成引數十騎出西門。擊敗伯昇兵。禽其將宋元帥。轉至東門。伯昇悉兵圍之。成戰死。太祖聞。長安被攻。命陳德、華高、費聚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耿炳文棄城固守。攻甚。

急隨李繫之，不解甲者月餘。常遇春復帥兵來搜殺吳兵五千餘人。伯昇乃解圍遁。冬十一月，陳友諒、撫州守將鄧克明、吳秀所攻。遣使偽降以緩師。鄧愈知其情，自州卷甲夜馳二百里。已未旦，入其城。克明出不意，單騎走。愈號令明肅，秋毫不犯。遂定撫州。克明不得已降。十二月，改淮海府曰維揚府。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璫遣使請降，且請無散部曲。太祖有難色。劉基從後賜胡牀太祖悟許之。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陞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伍，使人自危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驥勇善戰，以疑見懷，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鬱之役，予所獲張志雄、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志雄、破安慶水寨，鉉等攻江北並虜厚賞。此比數人驕勇善戰，以疑見懷，猜忌若此，竟何所成？其自視無復生理，尙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第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宜早為計。」

二十二年春正月，廷璫得書，乃遣康泰、至九江降。乙卯，太祖如龍興，至撫舍。廷璫以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迎謁於新城門，太祖慰勞之。俾仍舊官收龍興路為洪都府，謁孔子廟，告諭父老。除陳氏苛政，罷諸軍需存廩，貧無告者民大悅。瑞州臨江吉安相繼下。以吉安為府，置

中書行省。又改建昌路曰饗慶府，撫州路曰臨川府。尋皆復故名。廷璫改名美。

急還，喪至龍游府，為守將夏熟、諭安諸屬

愈、蘭、臨川張中數擊，召至命坐，問曰：「予下

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

「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且盡鐵

柱觀，亦僅存一殿耳。」二月，還應天，遷江

西行省，於洪都府節愈為參政。葉琛為供

都知府，鎮守之。胡深以親軍指揮守吉安。

初，建德既下，苗將蔣英、劉震、李福自桐

廬歸於湖大海。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

至是大海守金華三人者謀作亂。辛未晨，入分省署，請大海觀弩於八九樓。大海出

英，遣其黨跪馬前訴冤。大海未及答，

反顧英，英出袖中椎擊大海，中船仆地。遂

殺之，又殺其子關住德郎中王愷。欲生之，

愷正色曰：「吾守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又殺

之，亦殺其子李文忠。聞變，遣將來擊，英等

大掠城中，持大海首奔方國珍。國珍不受。

使國璋邀擊之，兵敗被殺。英等遂奔張士

誠、文忠，親往撫其衆。金華遂定。大海善用

兵，軍行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燬廬舍，又

好士，所至訪求豪傑，薦之及死聞者無不

流涕。大海竟無後。

廬州苗帥李祐之等

聞蔣英之變，亦作亂。行省院判耿再成方

對客飯，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

州軍事，深葬耿再成等，後改葬應天聚

寶山。時山寇驟發，人情未固，募兵萬餘

人，捕誅渠帥，始得平。州軍素驕，誅其尤橫者數

人。患乃息。

徐達以沌口軍還討洪都叛

將甲午，復其城。祝宗走死，執康泰歸於應

天。太祖以泰為胡美，赦弗誅。復以寧

江府為安慶府，西寧府為南康府，長安州

為長興州。

太祖以洪都重鎮，辟翰西南。

害。金處苗軍繼反浙東，撫勦。劉基以母

喪還，喪至龍游府，為守將夏熟、諭安諸屬

愈、蘭、臨川張中數擊，召至命坐，問曰：「予下

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

「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且盡鐵

柱觀，亦僅存一殿耳。」二月，還應天，遷江

西行省，於洪都府節愈為參政。葉琛為供

都知府，鎮守之。胡深以親軍指揮守吉安。

初，建德既下，苗將蔣英、劉震、李福自桐

廬歸於湖大海。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

至是大海守金華三人者謀作亂。辛未晨，入分省署，請大海觀弩於八九樓。大海出

英，遣其黨跪馬前訴冤。大海未及答，

反顧英，英出袖中椎擊大海，中船仆地。遂

殺之，又殺其子關住德郎中王愷。欲生之，

愷正色曰：「吾守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又殺

之，亦殺其子李文忠。聞變，遣將來擊，英等

大掠城中，持大海首奔方國珍。國珍不受。

使國璋邀擊之，兵敗被殺。英等遂奔張士

誠、文忠，親往撫其衆。金華遂定。大海善用

兵，軍行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燬廬舍，又

好士，所至訪求豪傑，薦之及死聞者無不

流涕。大海竟無後。

廬州苗帥李祐之等

聞蔣英之變，亦作亂。行省院判耿再成方

對客飯，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

州軍事，深葬耿再成等，後改葬應天聚

寶山。時山寇驟發，人情未固，募兵萬餘

人，捕誅渠帥，始得平。州軍素驕，誅其尤橫者數

人。患乃息。

徐達以沌口軍還討洪都叛

將甲午，復其城。祝宗走死，執康泰歸於應

天。太祖以泰為胡美，赦弗誅。復以寧

江府為安慶府，西寧府為南康府，長安州

為長興州。

太祖以洪都重鎮，辟翰西南。

正統元帥趙得勝鄧愈等鎮其地。開大都督府。儒士郭奎劉仲服爲參謀。文正增城池。招集山寨未附者。號令明肅遠近震懾。明玉珍自稱隴蜀王。以劉楨爲參謀。我使人不遣。寧海人葉兌獻書太祖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孔明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南尙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招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紅州。足禦全吳。况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匪直守紅。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北歸。中原李由。西併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服。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今欲攻之。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紅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紅斗廟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

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攻在即日。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擊其腹心。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卽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頤。道招誡。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果齋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説以奉元。事既降。我師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猾如是。宜與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掣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抗越一平。卽當納土。不獨欲説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口期。質其歸順。使自方國璋之叛。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威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止曰。身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俟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省。兵踞城隅。兩浙既平。必圖蠱附。下之一。一撲士力耳。如復權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崇寧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去。賜銀幣。繫衣。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略如兄言。元察罕帖木兒。總大軍。圍益都。戊子。田豐、王士誠乘閒刺殺之。入益都。與陳猱頭合。元帝卽軍中拜擴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如察罕官領其軍。擴廓本王姓。小字保保。察罕甥。養爲子。張中又言。國中大臣有變。宜預防。初。太祖所在將帥最著者。平章邵榮與徐達。常遇

春爲三而禁尤宿將善戰。授驍塞有異。與參政趙繼祖謀伏兵爲變。秋七月丙辰。事覺。太祖欲宥榮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尚何可宥。臣義不與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繼祖亦伏誅。八月改永定縣復曰武進縣。九月癸卯。朔劉福通自安豐引兵援益都。遇元師於火星埠。大敗走還。冬十一月乙巳。元兵穴地遁入益都。執田豐、王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帖木兒。縛陳猱頭等二十餘人。獻闕下。韓林兒勢大窘。亳州帥羅友賈據寶山寨。逼張士誠。常遇春。趙德勝。破斬之。十二月元戶部尙書張果郎中馬合謀。航海自慶元至應天。授太祖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擴廓帖木兒致書歸使者。太祖聞。察罕被刺。遂不受官。殺馬合謀。以張果才留官之。劉楨。說明玉珍。曰。西蜀形勝地大。王據而有之。休養傷殘。用資治兵。可以立不世業。不於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一旦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王孰與建置乎。玉珍善之。乃讓於榮。

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寅朔。僭稱皇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做周制。設六卿。以劉楨爲宗伯。分蜀地爲八道。更置府州縣。蜀兵視諸國爲弱。虜兵不滿萬人。玉珍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稱帝。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宗廟。求雅樂。河南報擴廓書爲所畱。太祖前後凡七致擴廓書。終不報。初。太祖立民兵萬戶。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